

T 5238.07/7922

32

新刊眉公陳先生精義古論大觀二十六卷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吳東沈一曼司詒齋編次

原諫論

高要詩

舜命龍曰朕聖讒說珍行實驚朕御汝作紂言朕夜以時

杜允於皋陶諫則曰能者而惠何憂乎雖荒何畏乎巧言

亂士頹淵問焉邪孔子曰遠佞人舜則雖則唐知君臣之

議或移愛此而已頹淵並聖亦云遠佞然則聖哲之憂遠

之不行也其原起於遠君始於微微成於微微成於微微

人君若善則有實無則有虛不可不察也

新刊有公陳先生精漢古論大觀二十六卷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吳東沈一曼外語有編次

原諫論

舜命龍曰朕聖讒說於行宜慎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其勤

惟允於臺陶諫刑曰能哲而惠何愛乎雖荒何畏乎巧言令

親士類淵問焉邪孔子曰遠佞人舜問誰謂佞者曰佞之

諛或傷矣此而已類淵並聖亦云遠佞然則聖言之無遠其

之不行也其原起於遠佞始於遠佞然則聖言之無遠其

人君若善則有實無則有虛不察也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刊眉公陳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六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沈一夔司韶甫編次

原諫論

潘興嗣

舜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  
惟允於臯陶謨則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  
孔壬顏淵問為邦孔子曰遠佞人舜固聰明睿知君臣之間吁  
謨戒飭憂此而已顏淵亞聖亦云遠佞然則聖哲之慮遠矣諫  
之不行也其原起於近習始於纖微成於浸潤終至於不可禦  
人君者喜則有賞怒則有誅不可不察也蓋未嘗濫誅矣誅一

小臣則大臣及之未嘗濫賞矣賞一佞人則大佞及之不窒其源雖欲救之將若之何予故曰諫之不行其源蓋起於近習不可不慮也

諫論上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

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

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崩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

古詩水觀  
卷二十六  
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  
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  
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  
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蘇洵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  
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  
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  
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  
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  
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  
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  
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

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  
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  
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  
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  
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  
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  
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  
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  
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

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  
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  
可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  
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  
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  
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  
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  
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正諫論

劉向

易曰王臣蹇々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々為難而諫其君者  
 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  
 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  
 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  
 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  
 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  
 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

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  
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  
君未能忘名自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  
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寐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  
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  
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  
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  
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  
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人名不便故書其官激主之怒自有

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許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  
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  
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  
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  
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聞王衛尉之言曰  
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  
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  
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  
君子之心亦倉唐之心也

諷諫直諫論

蘇洵

禮上諷諫而下直諫君子孰不欲諷諫以悟其主而有至於直  
諫以殺其身者勢不得已也蓋事明君虛心以從諫雖引義微  
喻無所不合故有以諷諫悟主者而況於直諫何傷於道乎事  
暗君強復以拒諫雖危言切論有所不聽故有以直諫殺身者  
而況於諷諫何補於事乎方舜禹之時都俞謦歌於廟堂之上  
所以諷諭以相儆戒者可謂至矣其稱無咎丹朱傲惟慢遊是  
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亦何復傷於直故仲虺之稱湯以從諫  
弗拂改過不吝為善而太保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為非若然者豈非事明君諷諫足以悟主而直諫亦不傷於道乎至於桀殺閔龍逢紂殺比干則事暗君直諫足以殺身而欲以諷諫者補於事蓋亦難矣由是觀之諷諫施於明君而不害於直直諫施於暗君而無事於諷者必至之理也漢文帝寬仁盡下羣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故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可謂能諷諫矣至賈誼上書陳時事欲流涕而痛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指人疑以為喻而帝亦不以為嫌豈非不害於諷耶唐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羣臣而使之言故若魏鄭公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可謂能諷諫矣至鄭公之

言十漸極陳時政之得失珪之論祖孝孫以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而帝亦不以為過豈非不害於直耶若夫蕭望之之言張猛京房之言石顯而元帝殺之王章之言王鳳而成帝殺之王嘉鄭崇之言董賢而哀帝殺之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闕宦而靈帝殺之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而高宗殺之張柬之彥範等言韋氏而中宗殺之孟昭圖言田令孜而僖宗殺之是皆事暗君以直諫而蹈禍乃其所也尚何諷之云哉

敢言論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  
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忘唐文宗時宮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  
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  
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  
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  
為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  
一鳴則黜之矣後雖伏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  
戚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官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

而林甫徒以區區馭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常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于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

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此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諱言論

張耒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楮遜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

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  
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  
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刑論

馬端臨

昔漢陳咸言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  
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  
習以為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為劓刑祿黥蚩尤之刑也  
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  
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為可味也漢文除  
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  
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鉗進  
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



古論九卷  
卷二十一  
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為生刑所欲活者傳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剪其毛髮所欲陷者予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為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卦流寔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惠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沉寃而莫伸而武文利賂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

刑論

牛希濟

刑罰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失大罪重罰以勵其衆將刑王者為之不舉以示仁恕之心也棄人必於市明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於善豈圖斷其肌膚殘其支體流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於威怒者也三代之後五刑之用剝削之屬最可以為恥於衆觀者則知其所犯毀其父母之遺體罔不惜痛於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永戒其惡所謂有耻且格及笞杖之法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為恥誠哉免而無恥漢文帝感緹縈之

一言廢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死文帝視明堂圖亦輕其  
罰天下之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暫捨然罰無輕重  
杖無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斷之於出沒之文上之人其知  
乎夫鞠獄之法始於疑辯之中成於案牘之內吏典之者捨其  
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  
與一奪隨其取捨以為出入官必不盡知此為弊之一也畫灰  
為獄視不願入刻木為吏誓不願對獄吏之尊聲色之大桎梏  
之重輕榜掠之多少率由其意孰可與爭此為弊之二也又為  
欲其偽而怒其真惡其輕而思其重或粹其首或批其頰詬辱

毆繫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嚴其徽纆外殘其軀內脅其心壯  
士勇夫且必流涕孤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為弊之三也或上下  
其手以取其信或默染富室以求資賄則眾知其非不能即止  
此為弊之四也具獄既久改為疑讞遠取支證廣擒黨與淹延  
歲月以時赦宥此為弊之五也桎梏之下易以強抑人之支體  
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罪百不克免蓋不勝  
其楚掠之毒寧甘心於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獄故戮死之後  
盜自他廢眾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苦笞捶之嚴輕罪者願重  
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皆狡猾之所能為也即平人

孰敢與吏為敵公卿尊嚴察視不及臺寺懸遠訢訟無門死者不可再活親戚焉能申寃何以感致和氣平一水旱此為弊之六也復有衆皆知非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傍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其饑餓圜扉嚴邃守者羅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其斃此為弊之七也况外府法司又為不道或土囊以鎮其腹或濕紙以蒙其面拘錄所至號呼莫聞暝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誤殺貞婦致三年之旱今天下之刑晝常雨血尚未足以泄其寃憤且刑罰者遠於人非近於人犯之者皆自求之也非刑之就於人也皆人就

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為不道必歸於法故商辛夏桀懸首於白旗此天子之刑也則公卿之下獄黎庶之就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有分故君子常懷畏懼夫厲聲變色揚眉張目樂刑罰以毒物之性命殆非人類信豺狼之心也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于定國每歲次獄先自流涕悲哉仁者之心深知刑獄之本所以勸人非以虐人也今天下之大九州之衆一歲決獄之多少皆由吏議豈能盡平莫若重明桎梏笞杖重輕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靜溫其所處饘粥每給其饑渴決罪遍求於刑律察詞必盡於疑辯庶幾少塞其弊當

不濫於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予其辭云予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為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

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歐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歐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道之曲順其時以蹈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大加連鎖而致之獄更

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摩饑不得食渴不得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悲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不無而已矣彼其所得宜者死而已矣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雪霜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為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

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果以為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  
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義之事也  
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  
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  
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徧知而謂  
之智不智者也徧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  
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  
已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  
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斷限論

劉知幾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  
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  
此皆正其疆理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  
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  
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  
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  
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

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踏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鵠行弒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

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風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此吞諸偽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中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

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脩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鯨橋獲濟吐谷渾因馬聞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脩宜

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德刑論

袁宏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進即陵兢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充其嗜慾也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踈其欲也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閭宮者守內劓者守圉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

古言九卷 卷二十一 十四  
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  
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傷人  
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  
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禮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  
殺人者不必刑也縱而不死則陷於刑辟矣故刑之所制在於  
不可移之也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於情消於未然  
也示以耻辱所以內其心治之未傷也故過而不至於著罪薄  
而不及於刑也終入辜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  
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

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  
義方動陷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案三千之文  
而致刑措之美乎蓋德化刑清所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  
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耻言人過文帝登庸加以玄默  
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讓其失是以吏民  
樂業風化篤厚斷獄四百幾于刑措豈非德刑用之効哉世之  
論者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  
古同制免死以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齒於人是以民不耻  
惡數為盜姦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一離刃鋸沒

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况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所施其惡則陳紀所謂無淫放穿窬之姦於是全矣古者察言觀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設而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天下和史遷之寃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况肉刑哉又相刑之與枉殺人其理不同則死生之論善已踈矣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坐吏受財守官物而卽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以謂當生面令死者也今不忍截刻之慘而安勦絕之悲此皆治體之所先而有國所宜改者也

肉刑論

袁宏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縣于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克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叅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閔官者守內劓者守圜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人者

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黜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于刑辟故刑之所制在于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于未殺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于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于著罪薄而不及于刑

片言折獄論

歐陽詹

孔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言蓋非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子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有若是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折而有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修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萬人億兆絕議然後治法徇于朝示于野昭然於衆同方棄之所示容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于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于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智於成康於時皆濟盈

朝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斯不敢失明刑  
 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  
 勝乃罪戾隨之若然則君子時或妄訟于人未有小人而能自  
 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也偏詞雖君子不信之矧  
 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巫以鬼神  
 占良醫以筋脈體無恒之人筋脈且不足以是體而况訟乎鬼  
 神不足以為占而况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朴扶  
 之濫焉大即性命必有鈇鎖之寃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師老聃之誨以崇周公之六人者無一以傷於人者夫子豈輕

傷人哉脫夫子實為片言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  
 歟夫子之言蓋輕於季路賢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者必然  
 之理也

患盜論

劉 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為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源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為盜矣二源慢則兵刃劫良民而為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為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龠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為止者非不畏

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劔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為民乃甚若為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為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為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措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辨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

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脩者牧于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尚摘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欲雍因以見殺於樂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蓋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亢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治盜賊論

李綱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病痰涎乃吾之氣所以為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關節之升降皆以津液為本至於聚而為痰涎則必失於調衛而外為邪氣之所傷內為寒熱之所薄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事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為本至於散而為盜賊則必失於附循而外為姦民之所脅內為飢寒之所迫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痰涎以藥化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



盜賊以術解之使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  
兵力勝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盜賊竝  
起宣帝選用龔遂為太守而謂之曰君欲何以息盜賊而稱朕  
意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而吏不恤故使陛  
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  
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  
而後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是盜  
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  
賊之初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至於巨盜如漢末之

黃巾唐末之黃巢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攻之不能去也雖攻  
而去之真氣散而身亦危矣故黃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  
黃巢敗而朱全忠李克用因以亡唐茲非其證歟

縱囚論

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六年縱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

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

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賞罰論

劉敞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為懲有罪也罰必以  
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  
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  
為功乎抑闢土疆兵之為功乎子所謂功者謂喪業失序之罪  
乎抑殘民害上之為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  
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耻乎將勉其身而  
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  
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

陟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為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乎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故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

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己欲其子之孝於己莫若己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己欲其下之順於己莫若己為順天者主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而大夫士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為而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而王者為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

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  
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  
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  
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  
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 正賞論

劉勰

賞者所以辯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  
而不均則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  
乎信耳而弃目古今雖殊其迹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  
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賞翻則  
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為巧摹犬馬者難為工何  
者鬼魅質虛而犬馬質露也質虛者可託怪以示竒形露者不  
可誣罔以是非難以其真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為  
是取範於真形則雖是而疑非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

孔丘之聖齊景公高憐管仲之謀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  
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  
賢非有減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爲亞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  
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觀  
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於羨惡混揉真  
偽難分以度物爲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  
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辯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  
經重難定制爲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  
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

物則真偽易辯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越人臠地以饗  
秦客其之以爲鯉也既而知其是地攫喉而嘔之此爲未知味  
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  
而罷此爲未知音也宋人得石燕以爲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  
是石因捧匣而弃之此爲未識玉也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  
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爲未知文也故以蛇爲鯉  
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爲雅聲者唯鍾期不溷其音以燕  
石爲美玉者唯猗頓不謬其真以郢賦爲麗藻者唯相如不濫  
其賞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又不能辯客曰爾來入

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好相反瞳睛  
殊也堂珠黼幌綴以金魄碧流光霞耀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  
爲焰火非黼幌狀移目改變也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面  
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  
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心惑  
也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亡犬者  
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爲小  
以能爲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不亦反乎昔者仲  
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裘而諺魯參揮指而哂以聖賢

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  
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爲邪美可  
以稱惡名實顛倒可謂歎息也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  
亮於聞前明鑒出於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爲古今易情採其  
制意之本畧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燭之光可謂  
一選也



議賞論

唐 庚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  
 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為上意所嚮天下靡然  
 而從惟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為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  
 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啟伐國  
 之舉盤庚涉河之後而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懼惡此駭民亂俗  
 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楊子曰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刑覲德  
 則純覲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覲而賞為甚  
 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就室而尤方是之時宗

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  
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由知覲刑之弊至于亡秦  
而不秦俗之敗正坐覲賞爾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  
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  
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為不可  
訓而况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蓋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  
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不以賞戮為言  
至告群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  
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

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姑有  
間矣古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  
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  
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徇利烈士徇名不察  
其所徇為如何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  
夫猶有理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  
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  
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  
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

古詩六卷  
而可乎吾以龍為知言吾聞留侯晚節決策都關中出奇策取  
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恃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  
復有體漢去君臣唯此為近古哉

辨奸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  
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濶而難  
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  
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  
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  
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為人之  
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  
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行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

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  
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  
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之名  
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  
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  
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  
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慮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  
世之名而濟其末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  
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  
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  
知言之名悲夫

辯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羣于利苟處于逸苟濶其屋者也某以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于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攬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攬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

故天下之人皆公而踈之人踈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  
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臯陶之謀明弼諧是公  
其身於規諫也傳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于輔佐也周公之  
吐握勤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  
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  
有商之人思傳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  
尼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  
平之聚財鹿臺是天下之利私於已也故天下公而踈之秦皇之  
廢棄諸侯是天下之爵私于身也故天下亦公而踈之故武王

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  
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  
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  
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  
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賢之無私  
也

辨亡論上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  
 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  
 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被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投馘遂掃  
 清宗祊蒸裡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囀之  
 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  
 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  
 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  
 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

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  
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  
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  
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協乎紫闥被天子以令  
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群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  
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于逸軌膺心因於令圖從政咨于  
故實稽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  
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  
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

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  
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  
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  
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  
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語舉不失策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籍戰勝之  
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許之志



古詩大觀 卷二十六  
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  
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于  
里志報關羽之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  
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頰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戢子輪  
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斲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  
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  
裂淮漢之浹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  
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  
鐵望飈而奮庶尹畫規于上四民庶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

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于外閑明珠瑋寶耀  
于內府珍瑰重跡而至竒玩應響而赴輜軒騁于南荒衝朝息  
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  
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  
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  
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畫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  
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  
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  
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

陣民犇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陸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獻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于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冀故魯肅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

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  
而除刑法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躄以伺子  
明之疾分滋損其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枝  
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視遠  
畧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群臣  
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慊如  
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  
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  
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噐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限險塞長

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于茲者矣借  
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  
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  
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  
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  
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  
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  
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群詛  
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宜其氣固無可

遇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則荆揚  
 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遠步闡之  
 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  
 發懸旌於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已漢舟師  
 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  
 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甯遁喪師太半分命  
 銳師五千西禦水車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  
 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  
 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

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  
 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  
 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  
 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  
 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  
 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  
 大江之南非乏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  
 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違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  
 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

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  
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  
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  
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原弊論

歐陽脩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  
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  
為史者不然徒言聽斷而已矣間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  
鄙夫知賦歛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  
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  
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  
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  
如此而最備於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

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  
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  
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  
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籩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  
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  
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  
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  
給未嘗闕也是皆出于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  
之凶荒亦時而有之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

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  
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  
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  
不量夫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  
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  
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  
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  
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  
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

識戰陣也生于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為之也可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取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

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目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已力者用已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

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  
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  
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  
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  
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  
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户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  
頃而出稅賦者一户盡力而輸一户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  
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  
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

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  
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  
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  
大端又有竒袤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  
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  
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  
化麤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  
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  
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



古論九卷 卷二十六  
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  
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家  
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  
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  
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  
茶鹽山澤之貨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其變法以爭毫  
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  
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  
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

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  
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  
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  
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  
歲之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  
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  
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今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  
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  
矣今士大夫

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

而列之以俟與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察言論

唐 庚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  
豪健俊偉使聽者踊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為  
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  
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  
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為國計非  
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俟就第杜門却  
掃無所用其奇則矚目扼腕爭為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  
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臧官馬武是以國家

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  
車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為身謀非  
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  
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  
久其權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侯故將失職  
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  
者為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  
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為  
身謀非國計也相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  
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古詩九卷

卷二十六

五十一



